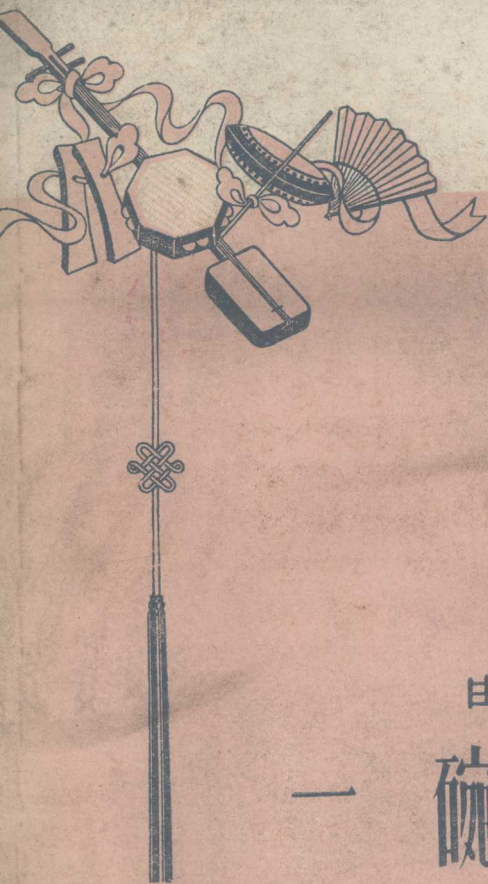




曲艺
一碗馄饨

向阳作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山东快書和单弦各一篇。山东快書“修吊車”反映了高爐工人刘建国在下班后放棄和女友見面的机会帮助修吊車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单弦“一碗餛飩”反映了一个女炊事員勤勤懇懇做好“侍候人”的工作的优秀品質。

一 碗 餛 飩

向 阳 作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2918

开本 720×1040公厘 1/32·印張 5/8·字數 12,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100

統一書号：F 10099·764

定 价：（5）0.06 元

修吊車

(山东快書)

浪卷銀花一朵朵，
月放金光照山坡。
山脚下歌声唱不断，
工人们豎起現代高爐整四座。
三座爐冒着青烟划长空，
一座爐正在安裝着。
鉗工匠叮叮当当整爐皮，
电焊工焊条一戳閃藍火。
同志們正然把活干，
梯子上走下青年人两个。
他兩人解下安全帶，
急忙又把罩衫脫。
中等身材的本姓刘，
他的名字叫建国；
矮个子的团团臉儿，
名字就叫方庆和。
他二人本當五點就下班，

义务劳动又干到七点多。
刘建国换上浅蓝毛料裤，
擦了擦净明瓦亮黄皮靴，
上身换上皮领短大衣儿，
戴好了灰白色的皮帽是“哥萨克”。
小方一见奇怪啦，
从未见建国这样阔，
一歪脑袋就把建国叫：

(白)“建国！”

“啊！”

“今天你去办啥事？
穿这阔为的是啥？”
建国一见把他问，
就好象扁嘴吃筷子直了脖。

(白)“庆和！是…是为呀！”

“为什么事呀？”

“是……你说为什么？”

“瞎！我哪知道，
你的事我怎么能晓得。”
“庆和，今天我上店员俱乐部，
去看京戏‘拾玉镯’。
‘拾玉镯’里有个孙玉姣，
哪个是孙玉姣你认得？”

“孙玉姣谁不知道，

花旦。‘呼嗷’‘呼嗷’……喂完鷄綉花就在門口坐。”

(白)“对啦!”

“对什么呀? 拾玉鐲看的就是孙玉姣的戏。

你吱吱唔唔的越說我越不明白,

(白)我問你今晚上孙玉姣是誰扮演?”

“张秀蓮!”

“张秀蓮是你的什么?”

“是……人家才給咱介紹的。”

(白)“是呀! 你說去看张秀蓮多好哇!

再不然就說我去看老婆!”

(夾白)他倒干脆!

刘建国听着心里甜絲絲的,

嘴里可沒这么說。

“庆和! 俺倆認識才半年, 人家不定看得上咱, 到那儿你可不要瞎胡扯。”

(白)“我也去?”

“对啦! 咱們一块!”

“几点演?”

“八点鐘。”

“現在都七点半啦,

你怎么不早說,

快走吧,

去晚了这件好事要耽擱。”

他二人說罢走得急，

三步并作两步挪。

那知道出了場門沒几步，

只見那道亭停着一輛大吊車。

(白) 爱国說：“小方！”

“啊！”

“咱看看吊車为啥停在这？

說不定吊車坏啦，

等我問問是为何！”

建国說着走上前，

看了看吊車司机不認得。

只見那司机蹲在車下喘粗气，

噤哩咕嚕直罵車：

“他媽的，早两个鐘头坏了也好办，

单赶上修車工人下班你找罗嗦。

这叫我怎么办，

你不是給我作下‘祸’！”

刘建国听罢急忙轉身来商議，

笑嘻嘻地問庆和：

(白) “庆和！”

“嗯！”

“你看大吊車坏咧，

今晚不修好，明天咱們全队干不成活。

依我看咱們赶快帮他修，

看样子車的毛病他难摸。”

方庆和一听不高兴，

嘴嘛得老长准能拴骆驼。

“建国，不是我来批評你，

七轆轤八拐啥事你都戳。

咱們是高爐工人管着安裝，

大吊車坏了他們修机人員要負責。

他們平时不检查，

正赶上安裝高爐坏了車，

依我看应当給他貼張大字報，

明天这事包給我！”

建国說：“庆和！不了解情况不能乱批評，

咱們还是先修車！”

（白）“修車？”

“对啦！”

“修車、安裝兩碼事，

咱和他吃飯不一鍋。

你怎么这么爱管閑事呀！

咱不是还要去看‘拾玉鐲’么？”

（白）“不去看啦，幫着修車，

開車的跟咱虽然不是一个队，

都是为搞鋼鉄来建設。

工作分工不分家，

应当展开共产主义大协作……”

建国的話还没說完，方庆和把手一摆活：

“你講這道理我清楚，咱們不是早就下班了么，

要是正在班上，

隊長派咱這活咱決不反駁。

依我看吊車壞個三天五日倒也好——”

(白)“啊？吊車壞三天五日怎么好？”

“停工休假爱上哪歇上哪歇！”

刘建国听到此处生了气，

怒火上了心口窝。

“哼！多亏了你是个共青团員，

怎么能把這話說。

你的决心書上写的‘建爐如建家’，

原来你是理論实际不結合。

好吧，我不和你講道理，

這工作是出于主动和自觉！”

刘建国說罢走到吊車旁，

方庆和嘟嘟囔囔回了宿舍。

咱不表庆和同去睡大觉，

談一談建国协助修吊車。

他走到車旁叫同志：

(白)“司机同志！貴姓？”

“姓王，我是去年入厂的徒工，您姓啥？”

“姓刘，我帮你修吧？”

“那怎么好呢？您干了一天活，很累啦！”

“没关系，来！”

刘建国一行說着一行找毛病，

急忙又把大衣脱。

王司机一見建国他穿的都是料子服，

口里不說心里說：

“这个人和咱不認識，

不怕脏不怕累一心为了咱的車。”

他站在那儿光发楞去啦，

忘記要干什么活。

建国說：“王司机这毛病在这哟！”

司机說：“怎么？你的衣服弄脏罗？”

（夹白）說到两岔去啦。

建国一听哈哈笑，

“王司机你說衣服我說車，

脏了衣服咱能洗，

修不好車停工待料損失多。”

他二人有說有笑找得快，

全部的毛病都找着。

把履帶拆下調整好，

又把前輪上吻合。

哪知道下螺絲的时候沒小心，

王司机砸坏了螺絲上不合。

刘建国銼了銼軸絲螺帽还是上不上，

急得他两眼直冒火。

(白) 司机說：“刘师傅！”

“嗯！”

“咱工地机装棚里有部旋床子，

不好拿到床子上面去拾掇。”

建国說：“对呀，

应该这么作。

(白) 你会使床子？”

“我？不会！”

“你不会？我也不会呀，

鉚焊技术咱全行，

就是旋床没学过！”

王司机一听长叹气，

刘建国想主意想的拍脑壳。

忽然間說道：“有，有，有，

王司机你在这儿等一等，

我拿着螺帽找俺哥。

俺哥是个七級老工匠，

銼、刨、旋、鉗样样技术全懂得。

王司机連說：“好！好！好！

您哥他工作在哪欸？”

(白) “在汽車修配厂！”

“約！汽車修配厂离这七、八里，

坑坑洼洼黑夜走路不好摸。

哎！依我看修到这里算一段，明天上班咱再说。”

建国说：“天亮前不把车修好！

更名改姓我就不叫刘建国！”

他说到此处大踏步往前走，

忽然间从背后窜出了人一个。

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嘴里不住叫建国：

（白）“建国！你上哪儿去？”

刘建国一见庆和到眼前，

心中喜的了不得。

“庆和你……”

深更半夜又来作什么？”

“我…我到了宿舍躺上了床，

翻来复去睡不着，

左思右想你的不对——”

（白）“啊？我的不对？”

“不！我的不对！”

“噢！”

“我还没树立共产主义新风格。”

（白）“你想过来啦？”

“嗯！”

建国你拿着螺丝帽作什么？”

(白)“上农具厂找人旋去。”

“工地上不是有个床子嗎?”

“有床子我和司机都不会用。”

“交給我吧!”

“你会?”

“干別的我可比不上你們，

旋床这門我干了三年多。

別說这个螺絲帽，

再精密的工件也难不了咱庆和。”

他二人走到車前告訴司机，

王司机喜的直跳脚。

三个人动手破关键，

不多时，突突突……开动了大吊車。

王司机嘩嘩啦啦把車开到馬路上，

不住地回头招手直吆喝：

(白)“謝謝二位師傅！謝謝……”

咱們工人有力量，嗨！……”

把他恁的哼呀呀直唱歌。

刘建国二十四小时沒睡啦，

两个眼皮直往一块合。

庆和說：“建国！你回去睡觉不用上班啦！

見了队长我把原因說。”

(白)建国說：“不能这样，

建高爐如同上戰場，

要打仗哪能睡睡觉起来再接着。
上了班不許你說夜晚修車的事，
隊長要知道，他要攆我休息你負責。”
方慶和只顧點頭沒說話，
心裡稱贊劉建國：
“人家這個共青團員沒白當，
從今後我得好好向他學！”
這時節東方微明紅旗飄，
高爐上响起躍進歌。

一碗餛飩

(单弦)

(曲头)

祖国是社会主义大冢园，
为人民服务的榜样有千万，
周玉兰是女中一模范，
舍己为公的好炊事员。

(数唱)

說的是劇場食堂，
有一个女炊事员，
她今年才二十四岁，
姓周名字叫玉兰。
长了一双細眉水伶伶的眼，
高高的鼻梁瓜子脸；
身材不高也不矮，
雪白的衣服实在体面。
她工作認真待人亲切，
提起她来人人說她心眼甜。

(太平年)

牆上的大挂鐘，剛剛打了五點，

周玉蘭已把菜飯擺齊全。

演員們正吃飯，玉蘭把人數算：

“一五一十五、四十三，

嗯？不對呀，還缺一個沒來用飯，
莫不是忘記了開飯時間。”

玉蘭她轉身把廚房進，

盛了份菜飯蒸進籠里边。

演員們吃罷飯，急忙上戲院，

周玉蘭收拾碗筷和菜盤，

她坐在廚房一直等到八點。

心里說：沒用飯的人怎麼還不照面。

她越想越納悶兒，越等天越晚。

她出了廚房，來到演員宿舍門前，

探頭探腦地往里看。

見有一個人躺在床上邊。

她推開門進屋來到床頭站，

仔細的看了看原來是老藝人陳老大爺還在睡
眠。

心里想：我要把他叫醒前去吃飯，

准會影響他老人家睡眠。

哎！我不如先回廚房端菜飯，

擺到他老人家跟前。

玉蘭她想到此處剛把身轉，

老大爷咳嗽一声他开了言：

“这是誰呀？一身白衣服梳着两根辮。”

玉兰說：“老大爷！我是伙房的炊事員，我进来看了看您正睡觉我沒敢喊，今几个有大半天沒和您見面。”

陈老大爷坐起身說：“不敢当，不敢当！我換衣裳不小心，受了风寒。”

玉兰她听到老大爷不舒坦，

說：“老大爷！我去請大夫前来診斷！”

陈老大爷說：“千万別这么办，我捂上被子出点汗，明天能松寬。”

玉兰說：“您還沒吃飯哪，

我去廚房給您端。”

老大爷說：“不用，同志們給我买的点心有不少，

可是我嘴发苦不想往下咽。

你工作忙赶快去休息，

不要为我多麻煩。”

玉兰說：“您不該把我們当成外人看，

咱們全国人民是一家，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园。

你們每天演出任务很忙又得排練，

各地巡回东跑西顛，

为人民服务，夜以繼日，

不辭劳苦，天天作宣传，

我們工作在劇場，就应当把你們照看，
上級教育我們，要把藝人生活安排周全。
您說吃什么，快快吩咐咱，
蒸的、煮的、甜的、咸的，我都給您端。
您把我當成自己的親女兒看，
侍候您這是理所當然。”

(金錢蓮花落)

玉兰她慢聲細語講一遍，
老大爺直覺得一股暖氣鑽進心田。
心里說：“這真是共產黨教育的好兒女，
新社會處處是溫暖的家園。”
怎奈他憋着千言萬語難開口，
只把玉兰望了好幾番。
玉兰她彎眉鎖成一條綫，
心里着急冒了烟：
“老大爺！您怎么不說話？
老人家餓着肚子我們心里也不安。”
老大爺擦了擦慈祥的眼，
說：“炊事員同志不必太挂牽，
你們是早起頂着星星開始干，
直干到深更半夜不停閑。
你每日燒水炒菜三頓飯，
刻苦耐勞主動精神真可觀。
再格外做這做那多添工作，